

庸盒外編

庸庵文外編卷三

無錫薛福成叔耘

上曾侯相書 乙丑

太老夫子元侯中堂節下竊惟天下之將治必有大人者出而經緯之而天子斯之往往有二宋明以來大儒間出恆不得居將相之位以有為於時得位矣或限於地或受任未專且久或丁舉世耳目之因循而礙於更革則亦稍稍補苴掇拾而未暇為百世深計此非其人不偉位不顯而時為之也若夫天生瑰琦宏傑之人而畀以至重之任又有可因之時則天以百世事業寄之也不待言而決矣

國家承平餘二百年自粵孽倡亂荼毒徧海內回苗幅隄諸寇如蠅毛而起節下以鄉兵數千號召賢俊為天下倡廓清南楚奮兵而出蕩鄂渚摧江州收奪失土數千里遂受東征之

命水陸諸軍夾江而下規全皖形勢之地以制賊死命推轂羣帥

選將分兵則兩浙三吳相次恢復然後悉銳而拔金陵梟元惡掃
除數百萬狴狴之豺虎而滅其景跡節下之勳磊磊軒天地海內
抵掌高談之士窺見標末開口不能誦說萬一拘方鄙儒豈復能
仰測高深擬議影響間哉抑福成竊不自揣猶有望於節下者語
曰行百里者半九十節下戡亂之業視唐之汾陽王明之新建伯
殆已至百里而又過之若必如伊傅周召之致治則適及乎百里
之半而當加意之時也伊傅周召固非福成所敢窺測若三代下
之能追蹤前哲者莫如諸葛武侯請設言武侯之事假令當時滅
吳盪魏天下為一將為一代建不拔之業必作人才以培邦本也
審矣必飭治道以康兆民也審矣必將策富強定經制消反側防
外侮正風俗又無疑矣武侯雖不得行其志而其志之所當為者
則可推也即推而上之為伊傅周召其所為亦當如是也今節下
之功既遠出武侯上而可為之時又十倍武侯

天子倚之天下信之節下建一議行一政則舉世將視為轉移又

值變亂之後百事興革民心望治往往更張而不見其迹設施而易蒙其澤是伊傅周召所僅能一遇之時而又知節下平日所自期斷不在伊傅周召下故福成敢以其迂疏之說進焉福成於學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二三歲時強寇竊發嶺外慨然欲為經世實學以備

國家一日之用乃屏棄一切而專力於是始考之二千年成敗興壞之局用兵戰陣變化曲折之機旁及天文陰陽奇門卜筮之崖略九州阨塞山川險要之統紀靡不切究蓋窮其說者數年而覺要領所在初不止此因推本姚江王氏之學以收斂身心為主然後浩然若有得也既又知為學之功居敬窮理不可偏廢而溯其源不出六經四子之說蓋術凡三變而確然得所歸宿處所懼知識樛昧師心獨學於窮鄉之中固陋不足以應世竊自私念必得今世巨公如節下者以為依歸而磨礪以事始能略有成就昔先人以文辭受知門下為縣令湖南方稍欲建樹不幸中道即世福

成時隨長兄福辰在楚適節下辱垂帛賻恩誼之隆非可言喻既而賊陷故鄉奔馳東歸省母相遇於江北之寶應遂僑僻處居之讀書奉親之外安畫滅賊方略思欲親詣行轅陳獻輒以母老家貧不能遠行而罷適者節下犂平醜類而天下至急至切之務與東南經久之規模均惟節下是賴蓋所謂其人其任其時三者咸會其極者失此不言復誰與言之今聞節下以剿擒寇北上彼皆烏合救死之寇以節下之威臨之自當不日蕩定但所云百世事業不盡在此故輒獻其前所欲云者其北方利病與剿捕機宜數千里外未敢懸度至其梗概略具於治擒寇一篇謹撮大端列為條目如左曰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擒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挽時變雖其間草野臆度之言不乏而論當今要務似不外是言辭蕪拙字跡麤劣伏惟恕而察之不勝惶悚冒昧之至門下晚學生薛福成再拜謹上

養人才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三者兼用而不偏廢隋唐以降始專尚考試然其間自巖穴顯者猶或有之又特設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明初至今制藝日重得人之塗一歸之甲乙科其初文風渾樸期於明理而止故凡名賢碩德與偉才異能之思自表見於時者亦往往由之以進然自是不就考試之人以事舉者固屬寥寥以德進者更闐然無聞矣近十數年來潢池不靖

朝廷博求賢才大臣舉薦率不次擢用於是智略輻湊虎臣輩出四方環俟雷動雲合以贊中興之運是豈無術以致之哉蓋由朝廷能破千載之成格而節下以忠孝文武為之倡又復虛懷宏獎振古罕有故一代人才聞而興起用以截亂夷難而惟節下之左右之也今巨孽已平海內漸以無事英雋無由自效士之奮迅求試者復相率而入於科舉科舉行之既久其法不能無敝蓋舉士大夫以制藝相切劘餘五百年至於今陳文委積勦說相仍而真意漸汨取士者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遠夫以工拙不甚相遠

之文取決於有司一時之愛憎加以貪常嗜瑣意見各異而黜陟益以難憑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經史實學於不問競務為澆剋浮誕之習以之科第魁碩之儒皓首而不遇者比比是也然則欲救科舉之敝而收遺逸養人才莫如徵辟與科舉並用大凡以今日天下人才計之其見收於科第者十之二其見收於軍營及一切保舉者十之三其沈抑迤邐而不獲一用者猶十之五節下誠博訪而慎擇之若德行純懿若經術精深若吏治明嫻若邱園高蹈若練習名法若諳曉輶鈐若幹略過人若文章希古其他茂才異等有一長一藝堪施實用者不拘一格取其見聞所及或素有時望者薦之朝復奏之

天子飭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仿

國初舉博學鴻詞例召試

大廷量才錄用然後著為成法不時舉行如是則賢才無遺逸之患可以輔科舉所不及而前此空疏之弊亦且漸以轉移失科舉

雖敝其法固難變革也若但云振文風新士習又非一人所能主其權一日所能歲其功也節下負知人之雅鑒昨者以豎干紀既以之收召英豪奏不世之奇功矣今復為

國家扶植元氣以振聳天下人之耳目當必有度越千古者蓋斯事體大非節下之德之力不能成此舉亦無復有能勝此舉者矣伏惟及時加意焉平時所作選舉論二篇謹附上

廣墾田

江南衍沃稱天下頃更喪亂民死者不可勝數其顛沛飢羸僅存之民或無以為耕耕亦不獲然則事勢至此雖天時大和災祲不作而甘雨下注常委為滄海之波民固且拱手待盡於溝壑之間而莫之拯也時事之可憂孰甚於此雖然福成竊觀古人之良法美意垂為百世之利者往往轉出於喪亂之餘今沃野千里曠棄不耕誠因此時修明開墾之政則所謂百世之利可得而建也開墾之政有二曰民墾民之有業而無力者借以籽種牛具資之耕

其曠絕無人之處宜益募他州之人願耕者不計多寡三年以後
升科給為永業則亦可以少充國賦曰官墾籍無主之田官自募
民耕之定其租視民間租歲減什一二數歲之後當有成緒且近
世官吏仰食縣官縣官所費不訾而受者常病其薄宜仿古祿田
之法以公田給州縣代其俸廉大縣以千五百畝為則小縣減三
之一大率銀萬兩可墾田五千畝明歲俾自耕以其租易耕他處
三歲可得萬五千畝若以十萬金為之則得十五萬畝是百縣令
之食也若以二十萬金為之則祭祀役食等項地方之費歲省大
半每行省籌二十萬金敷之經費不為多而百世之利建焉夫自
古公田之法往往不數十年而敝者以官為經理不若民之自為
經理也今以之代俸廉及兗州縣公費則州縣之重之必不後於
民之自為經理也節下哀憐百姓招流亡給籽種一切條法簡而
易行若福成之愚豈能贊一辭哉然而經費不足是以開之不廣
請即見聞所及就其一二言之似亦有宜加之意者今蘇常松太

各屬每縣各有善後局局數十百人平居皆習為姦利至無行義之輩其中或有稍公正者上官使主其事亦以鄉黨親故莫能相禁以故歲糜鉅萬報銷於上官不啻以一為五道路嗟歎以為不如其已由此觀之孰若悉罷此輩以節浮費而濟事實哉去歲不登蘇松差愈常屬惟錫金下種較多耳然畝收僅數斗田捐之令畝四百差役費二百民不得食而州縣苛督甚於錢漕不知有以聞節下否且錢六百固一二畝種麥資也麥熟後資以種稻亦一二畝今獨以錫金言之田捐為五十萬畝則其所失豈可量哉伏惟推此類汰去之則官民並墾之利庶可得而議焉

興屯政

自巨猾倡亂以來當事者鍊兵募勇奚翅數十百萬其轉輸之費籌濟之勞幾於無孔不入雖傾天下之力以供之猶岌岌乎有不繼之勢賴節下威力數年之間賊巢盡傾兇渠授首而前日調集之兵勇得以稍稍撤散然就今之大勢計之殘寇猶竊餘生反側

時多未靖則有不可盡撤之勢孤子者既無家可歸驍健者或挺而生變又有不能盡散之情若聚而使之坐食則長驕惰而滋事端固非

國家之利況十餘年間民力已竭幸而稍獲休息豈能復用其力以給軍食於無事之時然則處今日而欲為善全之策不傷財不累民不弛備并以開數百年富强之業者蓋非講明屯政不可夫屯政之有利無弊自古然矣三代井田之法廢惟唐府兵得寓兵於農遺意府兵外而天下始有養兵之費後惟明之衛所頗合於唐之府兵人各授田二十畝納租六石使之且耕且守法至良也洎乎中葉邊將得請官田自便且訓練不明僅責以納租而止於是有軍之名無軍之實而軍衛之法壞今東南數省戶口耗損大半往往有田多人少之虞勢必不能偏墾為今之計宜籍各省民田之無王者官為開墾籍各省未散之勇丁其願受田者每丁給田數十畝官為相其便宜理其經界開其水利給其牛種三年之

後每歲納租數石授為永業俟經費有餘往往創築城堡倣明衛所之制為設守備千總以訓練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每省特設一屯田總兵而統轄於提督如此則江淮數千里要害之地布置聯落隱然有指臂之勢一旦有警人人各自為守無復嚮者潰逃故習行之有效則推之而閩浙而湖廣而山東河南莫不循是行之此制一定國無轉運之費而驟獲勝兵民無供給之勞而藉資扞禦營伍不以屯聚而滋他釁地方不以備弱而召他虞又以位置此無業之勇丁而為天下多墾數十百萬之田則每歲增天下之穀無慮數十百萬石所入之租兼足以贍國用

國家數百年富强之業實基於此至其經費之所出則暫借釐金一歲於以措理而有餘方今兵事漸熾而釐金未遽停者正以勇丁未能盡散也誠假一歲所入以為斯民建不世之利一歲之後勇丁各業其業而釐金可以漸裁此乃兩得之術即明告四方而行之莫不可者或曰今之勇丁習於酣泰儻募之而不應則奈何

曰凡事之集難於其始是在勸其為倡者而已勸之奈何凡勇丁之始應募者其授之田必肥以廣給之資與耔種必厚以倍俾勇丁慕耕種之利勢將奔走而歸之萬一勇丁應募者少則相機漸散勇丁而別募游民以授田暇則以兵法部勒之何患屯田之不廣歟雖然天下事莫亟於人才更願於道府州縣中無論在任候補令各條陳屯務利病取其言之洞中窾要斟酌時宜者召之面詢得失擇其才可用者委其綜理屯務又於行事之際察其能否而專其責成則異才必出而實政可興矣

治擒寇

自來制寇之術在任將而治擒之道在任吏昔日之治擒宜先任吏而後任將當今之治擒宜先任將而後任吏方擒寇之初起也不過饑窮烏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殺過城寨不攻遇大軍則走斯時得一驍將屬以勁兵雖數十百萬之衆立可摧散然今日散為民明日復起為擒矣即擊其衆而盡滅之而涼惡民之弄兵者復

接踵以起蓋擒寇之難治在此此其故何哉山東河南數省吏治疲剝已久民貧俗悍習於為非善撫之則皆民也不善撫之則皆擒也故絕擒之源首在吏治昔龔遂守渤海而莠民復業張陵守廣陵而劇盜乞降

本朝乾隆季年黔楚苗匪蠢動福文襄王以天下全力臨之迄於無功以沒傅鼐一同知耳用鵬勦之法卒以平苗此其已事可見故曰先任吏而後成將今之治擒也則不然凡兇頑狡悍之民猶難略盡其漏網捕竄者不過一二桀黠之徒為之渠率誑誘驅脇以與王師還不幸使之一再得志姦忽慄悍幾類流寇語曰涓涓不塞將為江河今已不啻涓涓矣然及今治之猶可圖也圖之之機宜檄直隸山東河南督撫堅壁清野謹守封略各以其兵策應節下以大軍蹙之分遣諸將或截擊或迎擊或斷其道或擣其堅或襲其輜重或披其形勢或攻其無備或散其脅從彼一二兇渠之首旦夕可致麾下復責各省之吏捕餘孽安反側撫創撲則擒

寇之蹤跡一舉盪盡然後澄清吏治永杜復起之漸故曰先任將而後任吏雖然論今之所以平捻者豈更無當務之策乎哉福成蓋嘗遙揣事機而略舉其要則有四一曰汰冗營夫捻所以放滅旋熾者豈不以大軍乏犄角之援各路鮮堵截之兵乎兵少援絕而卹帥以孤軍疲於奔命豈不以冗營為之累乎何則北方之號能戰者張曜陳國瑞二人耳其他屯戍諸軍支餉非不廣也覈其額則十人不能三數人又未必可用委員以數百計類多歌呼飲博以待獎敘其保舉之優薪水之費倍於他處故凡遊河南者率視為牟榮利之捷徑數年以來未見其能殺一賊克一寨也今欲汰此諸軍當自汰冗員清淨額始誠節此諸軍之餉可益精兵一二萬復選健將部勒之則大軍多犄角之助各路奏堵截之效矣一曰用鐵騎嘗聞賊所憚者亦南有水師在北惟鐵騎此實地勢促然曩者大軍在光固間因山谷沮澤礙於馳騁以數失利今賊已離其巢穴而突齊魯豫燕之境此皆平原曠野非衝逐不為功

宜廣調勁騎每與賊遇縱騎蹂之賊雖衆可殲也或曰然則賊避我而入山谷沮澤則奈何曰以騎兵列守要道勿與之戰數月以後彼食將盡於是廣設方略誘其支黨俟其稍懈則步兵蹈瑕而入窮搗其巢而以騎兵擒斬其逋竄者此必勝之術也一曰離逆黨今聞賊渠悍者併力拒我故其勢強然彼非有骨肉之親也非能一心協力而永無猜貳也誠宜察賊渠之可降者遣間招之非誠納其降也特使內相疑忌腹心自潰然後勢分力弱而不至為大患否則恐其中有雄桀者一旦魁其曹而併其衆將不可復制矣一曰招降附夫賊中渠魁皆必死之寇固決不肯就降

國家亦決無赦之之理赦之亦必為變若其餘固脅從耳誅該耳急之則為賊死赦之則可以散其黨而孤其勢此易見者也且招降之所以不易言者懲其詐也懲其降而復叛也許不詐明者能辨之其詐也暫羈縻之乘其懈擊之雖殲之可也其非詐也則因納之矣猶慮其叛也歸其老弱藉其強壯者分隸各營以古者以

一隸五之法治之其不從也廉得其為首者誅之可也此所謂以
勦為體而以勦撫互施為用者也昔王陽明先生平江西賊或先
使人招撫俟其往來猶豫爭論不決之間乘間急擊或令人說其
酋長詣營至則徑置之獄而興兵擊滅其巢功甚神速而又不留
餘患今之以撫為勦亦當如是而已凡此四者皆福成遙為臆度
之辭又所居僻遠傳聞未必實恐今事勢已有變更者福成姑就
數月前之間見略道其梗概如此伏惟採擇而用之幸甚

澄吏治

欲舉天下創殘疲敝之民而致之休和曷先乎曰先之州縣今州
縣有大弊二曰捐班廣也門丁橫也有大要一曰考課行也二弊
不去一要不審雖伊葛不治今之由捐例進者推其本意不過以
官為市而已夫至以官為市則剝民以自奉損國以肥己固其所
也若曰姑試之職待其有過大吏按劾而罷之是以土地人民為
墨吏嘗試之具也縱使旋汰而官終不得其人其弊也與無